

澳大利亞負責任博彩政策的挑戰與未來

——監管、執行與高風險人群的保護

李秉勤

(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悉尼)

摘要:澳大利亞博彩業為澳大利亞重要經濟產業,但其社會影響日益受到關注。為減少問題博彩的負面影響,澳大利亞政府推行多層次負責任博彩政策,涵蓋消費限制、干預機制及博彩廣告監管。然而,儘管監管框架不斷完善,高風險群體(包括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低收入者及年輕人)的保護仍然不足。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因語言障礙與文化適應性不足,在參與負責任博彩計劃及獲取支持服務方面處於劣勢。博彩企業透過社交媒體與精準行銷策略擴大這些群體的博彩風險,使其更易受到博彩相關危害影響。此外,線上博彩平台的普及與博彩遊戲化(gamification)現象推動澳大利亞年輕人的博彩參與,使其面臨更高的財務與社會風險。隨著數位技術發展與博彩市場轉型,未來負責任博彩政策的挑戰將集中於如何因應跨境線上博彩的擴張、平衡產業利益與社會風險,並提升監管機制的適應性與可及性。不同州層級監管標準的不一致性、數位博彩監管技術的演進以及公眾對博彩風險的認知變化,將成為影響政策調整的重要因素。負責任博彩的未來發展方向,或將涉及更精細化的廣告與行銷監管、數據監測技術的強化,以及針對高風險群體的干預機制優化。這些變化將持續塑造澳大利亞博彩治理的發展格局。

關鍵詞:負責任博彩政策;少數族裔;博彩監管;社會政策;澳大利亞

中圖分類號:F590

Challenges and Future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y in Australia:

Regulation, Enforcement and Protection of High-Risk Groups

Li Bingqi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Sydney)

作者簡介:李秉勤,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Abstract: The gambling industry i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sector in Australia, yet its societal impact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scrutiny.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roblem gamblin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multi-tiered framework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ies, encompassing expenditure restrictions,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However, despite ongoing refinements to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protections for high-risk populations—including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ALD) communities, low-income individuals, and young people—remain inadequate. CALD communities face disadvantages in accessing responsible gambling programs and support services due to language barriers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challenges. Meanwhile, gambling enterprises employ social media and targete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to expand gambling risks among these groups, further exposing them to gambling-related harm. Additionally, the proliferation of online gambling platforms and the gamification of betting experiences have intensified young Australians' engagement with gambling, increasing their susceptibility to financial and social risks.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evolve and the gambling market continues to transform, future challenges in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y will center on addressing the expansion of cross-border online gambling, balancing industry interests with social risk mitigation, and enhancing the adapt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e inconsistency of regulatory standards across states, advancements in digital gambling oversight technologies, and shifting public perceptions of gambling risks will all play pivotal roles in shaping policy adjustments.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regulation may involve more refined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ntrols, the strengthening of data-driven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for high-risk populations. These developments will continue to shape the landscape of gambling governance in Australia.

Key words: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y; ethnic minorities; gambling regulation; social policy; Australia

引言

博彩業對澳大利亞經濟貢獻重大，然而，其負面影響，特別是博彩成癮對個人、家庭與社會的衝擊，引發關注。研究顯示，博彩行為與財務困境、心理健康問題及犯罪率上升密切相關，低收入群體、少數族裔與年輕人受影響尤甚 (Livingstone, et al., 2014; Adam, et al., 2020; Hing, et al., 2020)。2022-2023 年澳大利亞博彩支出達 320 億澳元，

其中電子博彩機 (pokies) 佔 230 億澳元。報告指出，澳大利亞人 2022 年人均博彩支出約 1,635 澳元，居全球之首 (Sathanapally, et al., 2024)。

為減少博彩風險，澳大利亞政府自 1990 年代起推行負責任博彩政策，涵蓋消費限制、自願排除計劃、廣告監管及成癮治療支援。然而，政策對高風險群體的保護效果仍存爭議。少數族裔與低收入群體因資訊可及性與文化適應性不足，問題博彩率持

續偏高 (Adam, et al., 2020; McMillen & Donnelly, 2008; Rowlatt, et al., 2023)。

本文探討澳大利亞負責任博彩政策的發展與監管框架,分析其對高風險群體的影響與挑戰,並提出政策優化建議,以促進更公平與有效的博彩監管。本研究基於政府、監管機構、生產力委員會 (Productivity Commission)、澳大利亞通訊與媒體管理局 (ACMA) 報告、學術論文及 NGO 與行業報告進行分析。本文首先回顧澳大利亞負責任博彩政策的發展與監管框架,接著探討高風險群體的挑戰,最後總結政策特徵並展望未來。

1 澳大利亞負責任博彩政策的發展歷程和治理框架

1990 年代末,澳大利亞政府逐步加強博彩監管。1999 年,生產力委員會首次提出負責任博彩政策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ies) 概念,建議政府限制博彩消費、自願排除機制,並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1999)。受此影響,各州政府陸續採取干預措施。然而,線上博彩崛起加劇了監管挑戰。

2010 年生產力委員會建議推行預承諾系統 (pre-commitment system), 允許玩家設定投注上限,但因博彩業者反對及部分州政府擔憂稅收下降,該措施未能強制推行 (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2017 年,聯邦政府修訂《互動博彩法》,加強對無牌線上博彩運營商的監管,並要求線上博彩企業提供自我排除機制 (Gainsbury, et al., 2015)。2021 年,澳大利亞主要銀行禁止信用卡用於博彩交易,以降低財務風險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aming Regulators, 2019)。

監管措施於 2020 年代進一步升級。維多利亞州 2022 年成為首個強制推行預承諾系統的州,要求電子博彩機用戶使用玩家卡設定消費上限,並調降充值與投注速度 (Kolovos, 2024)。該改革計劃 2025 年試行, 2027 年前全面實施。2023 年,聯邦政府推出全國性自我排除註冊系統 (BetStop), 適用於所有持牌線上和電話賭博服務,如體育博彩與線上賭場,要求博彩運營商拒絕向註冊者提供服務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2024)。

澳大利亞的負責任博彩政策呈現三大關鍵轉變:

監管模式:從過去依賴企業自律,轉向強制執行負責任博彩措施 (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監管範圍:由實體場所擴展至線上博彩市場,強制企業設置投注時間限制與高風險產品禁令 (Gainsbury, et al., 2015)。

政策干預方式:從個人選擇轉向強制性措施,如維多利亞州電子博彩機監管政策 (Hellman, 2024)。

此外,新南威爾士州於 2023 年承諾投入 1,000 萬澳元,加強博彩風險教育、諮詢服務及博彩行為研究 (NSW Government, 2024),顯示各州政府在監管力度上的持續變化。

2 負責任博彩監管面臨的挑戰

儘管澳大利亞政府持續強化博彩監管,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博彩企業依然發揮重要影響力,並與政府形成合作與博弈並存的

關係。澳大利亞博彩業每年為政府貢獻數十億澳元的稅收，導致部分州政府在監管上相對寬鬆，尤其是在博彩業高度發達的地區。表 1 展示了 2022-2023 年財政年度各州博彩總收入、博彩總稅收與州政府總稅收的比例，說明博彩業在各州財政收入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州對博彩稅收的依賴程度。此外，新南威爾士州擁有全澳最多的電子博

彩機，其博彩收入佔州財政收入的比例較高，因此在博彩機數量與營運時間限制上較為保守，到目前尚未出台統一的要求，由各場所自行決定。這種政府與博彩企業的經濟依存關係，使得監管政策的制定往往受到行業利益影響，而非完全基於公共健康與社會責任考量(Brown, 2019)。

表 1 2022-2023 年財政年度各州博彩狀況、州政府總稅收及政府對博彩收入的依賴程度

州/領地	州政府 總稅收 (百萬澳元)	博彩機 數量	博彩機 稅收 (百萬澳元)	博彩機稅收 佔州政府總 稅收比例(%)	博彩總 收入 (百萬澳元)	博彩總 稅收 (百萬澳元)	博彩總稅收 佔州政府總 稅收比例(%)
澳大利亞首都領地 (ACT)	2,587	3,587	188.5	7.3%	1,190.4	311.7	12.0%
新南威爾士州 (NSW)	40,227	87,298	8,131.5	20.2%	1,999.7	10,081.9	25.1%
北領地 (NT)	715	1,659	149.4	20.9%	2,130.0	340.1	47.6%
昆士蘭州 (QLD)	20,600	21,122	3,241.7	15.7%	1,470.0	4,813.4	23.4%
南澳大利亞州 (SA)	6,032	11,672	917.5	15.2%	1,227.2	1,305.1	21.6%
塔斯馬尼亞州 (TAS)	1,626	-	114.5	7.0%	895.0	303.0	18.6%
維多利亞州 (VIC)	32,827	26,380	3,021.7	9.2%	1,401.3	4,817.6	14.7%
西澳大利亞州 (WA)	12,327	-	-	N/A	888.9	1,090.8	8.9%
全澳總計	116,941	76,525	15,764.7	13.5%	1,527.5	23,063.6	19.7%

數據來源：本表相關數據來自《澳大利亞博彩統計報告 (Australian Gambling Statistics, 39th Edition, 2022-23)》；州政府總稅收數據來自澳大利亞統計局 (ABS) 的各州政府財政報告 (2022-23)

2.1 多層次治理與監管不一致性

澳大利亞博彩監管由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博彩企業共同參與，導致監管標準不統一。州政府負責實體博彩監管，如維多利亞州博彩與賽馬委員會與新南威爾士州獨立博彩委員會分別制定本州政策，而聯邦政府則負責線上博彩與全國政策協調 (Global Legal Group, 2025)。然而，博彩市場受 60 多項聯邦與州立法、行業準則共同管轄，導

致執行標準分歧。例如，全國性自我排除註冊系統允許問題賭徒一次性排除所有線上與電話博彩服務，但由於各州博彩稅收依賴度不同，執行效果仍存在落差 (Global Legal Group, 2025)。

2.2 執法不力與懲罰機制不足

監管機構執法能力有限，導致企業違規成本低。例如，珀斯賭場皇家委員會 (Perth Casino Royal Commission) 發現地方監管機

構缺乏清晰的職責認知,而維多利亞皇家委員會(Victoria Royal Commission)則指出墨爾本皇冠賭場(Crown Melbourne)曾對監管機構隱瞞信息,導致監管失靈(Turner, 2022; Crofts, 2023)。即便業者違規被查處,罰款通常過低,導致企業將其視為經營成本。例如,《墨菲調查報告》(全稱《有時贏,輸更多:線上賭博及其對賭博受害者的影響》)指出:現有對線上博彩服務提供商(WSPs)的處罰無法形成有效威懾力(Murphy, 2023)。因此,若不加強執法與提高處罰力度,負責任博彩政策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

2.3 博彩企業的政策影響力

博彩企業透過游說活動影響政策。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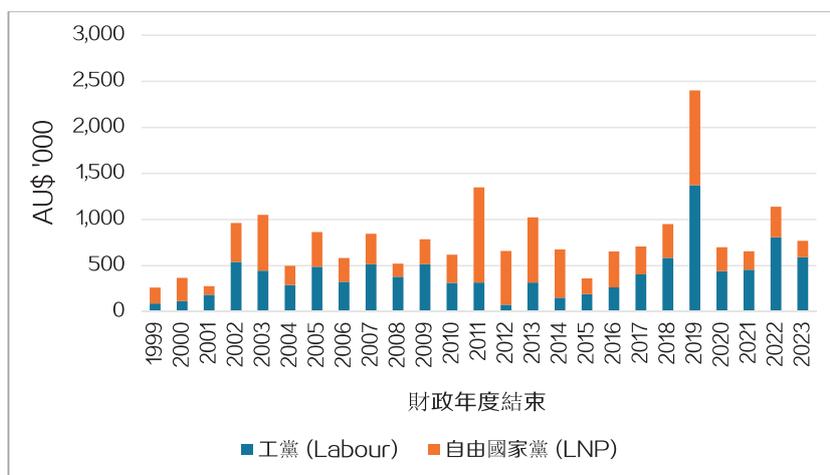


圖 1 博彩業為政黨的捐款

資料來源: Sathanapally, A., Griffiths, K. & Baldwin, E. (2024)

例如,2018 年塔斯馬尼亞州選舉期間,博彩業向自由黨提供 32.9 萬澳元的捐款,而工黨僅獲得 6,000 澳元,當時自由黨的競選承諾是維持博彩機制度不變(Ting, et al., 2021)。但是多數情況下,不一定有這麼直接相關的證據,說明捐款真正影響了政策。但是也有一些在捐款後執政黨決定放棄原

如 12 年聯邦政府計劃推行全國性預承諾系統,要求博彩機用戶設定投注上限,但因博彩業者強烈反對,該政策未能落實(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同時,博彩企業是政黨的重要捐款機構。圖 1 顯示出博彩業不僅是支持一家政黨,意味著其影響政治決策的戰略性考量。確保無論誰執政,都能維持政策影響力。透過長期政治資金投入,有助於博彩企業塑造一個對自身有利的政策環境。因為,政黨捐款中相當大比重(45%左右)是無法追蹤來源的捐款,博彩業捐款在政黨捐款總量中的實際數額有可能比圖 1 的數額更多。

本更為激進的監管建議的例子。例如,2023 - 2024 年間, Sportsbet、Tabcorp 和 Lottery Corporation 向工黨和聯盟黨提供了數十萬澳元的捐款,而聯邦政府隨後部分放棄了原計劃實施的博彩廣告禁令,改為部分限制措施(Butler & Belot, 2024)。不過,雖然博彩企業長期透過捐款與游說影響政策,但在社

會壓力與政府監管趨嚴的情況下,部分業者開始調整經營策略,以符合監管標準並降低政策風險。部分博彩企業開始主動設置投注上限、風險評估機制等合規措施,以降低潛在監管風險 (Gainsbury, 2019)。

2.4 公民社會的角色與挑戰

除了政府與博彩企業,公民社會與非營利組織亦在推動負責任博彩政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表 2 顯示,澳大利亞擁有多個專注博彩成癮、干預與公共健康教育的機構,如新南威爾士州的 GambleAware、維多利亞州責任博彩基金會 (Victorian Responsible Gambling Foundation) 及昆士蘭州的博彩求助熱線 (Gambling Help Queensland)。這些組織提供博彩風險教育、心理健康支持與成癮治療服務。此外,一些社區組織與學術機構積極參與博彩政策監督,透過數據分析評

估政策效果並倡導更嚴格的監管措施 (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有限,原因有幾點。首先,博彩業為政府重要稅收來源,部分州政府對資助博彩改革的 NGO 持保留態度,導致這些機構資源有限。其次,博彩企業透過游說與政治獻金影響政策,使 NGO 難以推動結構性變革。監管機構與 NGO 的合作亦存排斥現象,使其難以進入決策機制。同時,由於博彩在澳大利亞具有深厚文化基礎,公眾對加強監管支持度有限,非政府組織的倡導面臨額外挑戰。然而,隨著社會對博彩風險關注度提升,非政府組織的政策倡導逐漸獲得更多重視。例如,在社交媒體博彩廣告監管方面,公民團體壓力促使政府於 2023 年考慮進一步限制針對年輕人的博彩廣告 (Beatty, 2024)。

表 2 澳大利亞各州和領地的負責任博彩服務列表

州/領地	機構名稱	服務內容	網站
新南威爾士	GambleAware	提供負責任博彩信息、支持和資源	https://www.gambleaware.nsw.gov.au
維多利亞	Victorian Responsible Gambling Foundation	提供教育、研究和支持服務,旨在減少博彩相關危害	https://responsiblegambling.vic.gov.au
昆士蘭	Gambling Help Queensland	提供免費、保密的諮詢和支持服務	https://www.gamblinghelpqld.org.au
南澳大利亞	Gambling Help Services	提供諮詢、支持和教育服務	https://www.gamblinghelpsa.org.au
西澳大利亞	Gambling Help WA	提供免費、保密的諮詢和支持服務	https://www.gamblinghelponline.org.au/state-support/wa
塔斯馬尼亞	Gambling Support Program	提供支持服務和資源,幫助個人和家庭應對博彩問題	https://www.dhhs.tas.gov.au/gambling
北領地	Amity Community Services	提供博彩問題的諮詢和支持服務	https://www.amity.org.au
澳大利亞首都領地	ACT Gambling Counselling and Support Service	提供免費、保密的諮詢和支持服務	https://www.racr.org.au/services/gambling-support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澳大利亞的負責任博彩監管仍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博彩企業的經濟影響力、政府

監管標準不一、執法不力以及懲罰機制不足。此外,博彩企業透過游說影響政策方

向,而監管機構的執法力度不足,導致部分負責任博彩政策難以有效落實。儘管政府逐步加強監管,部分企業也開始採取合規措施,但博彩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仍然持續。在此背景下,社會與非營利組織的參與日益重要,未來監管的關鍵在於如何提高政策執行的有效性,確保負責任博彩政策真正減少社會危害。

3 澳大利亞高風險群體的脆弱性、政策和執行挑戰

博彩行為在澳大利亞社會中普遍存在,然而,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CALD)、低收入群體與年輕人面臨更高的博彩傷害風險。這些群體的脆弱性受到語言障礙、文化因素、心理壓力、博彩企業的市場營銷策略以及政府監管不力的影響。儘管政府在負責任博彩政策方面做出了努力,執行上的挑戰仍然顯著,特別是在如何有效保護這些高風險群體方面仍存在缺陷。

3.1 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的博彩風險

澳大利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少數族裔群體的博彩參與率與問題博彩發生率往往高於主流澳大利亞人群(Dickins & Thomas, 2016)。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0)報告指出,在某些華人與越南裔社區,博彩參與率超過 50%,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約 39%)。此外,東亞背景的博彩者,特別是華人群體,在澳大利亞賭場中的比重相對較高。例如,墨爾本皇冠賭場(Crown Melbourne)普通區域中,64%的顧客被認為是華人,貴賓區比例可能更高

(Fildes, 2022)。

雖然東亞群體整體博彩參與率未必高於其他族群,但在特定博彩類型上的參與度較高,問題博彩發生率亦顯著偏高。在講中文的受訪者中,問題博彩率達 10.7%,而澳大利亞普通人口問題博彩率僅 1% ~ 1.5% (Rowlatt, et al., 2023)。此外,越南裔與柬埔寨裔移民群體電子博彩機使用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 30%,表明這些群體對高風險博彩類型依賴程度較高(Trần & Spivakovsky, 2021)。

除合法博彩市場外,地下博彩市場的存在亦加劇少數族裔群體的博彩風險。澳大利亞通訊與媒體管理局 2022 年的報告顯示,約 18% 的華人與東南亞移民曾參與非法博彩,包括海外博彩網站與社區內私人博彩場所。這些地下市場缺乏監管,導致更高經濟風險與社會問題,使少數族裔群體更難受到現有政策保護。

澳大利亞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在博彩中面臨比其他群體更高的博彩傷害風險,導致風險的主要因素包括:

文化因素:許多東亞與南亞文化視博彩為社交活動,與家庭聚會、節慶、好運觀念緊密相關。例如,在華人社區,博彩常與風水、運勢等傳統信仰結合,使人更易接受博彩而忽視潛在危害。此外,部分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長輩將博彩視為維繫社交的重要方式,進一步影響年輕一代態度(澳大利亞通訊與媒體管理局, 2022)。

移民心理因素:許多移民定居澳大利亞後,面臨語言障礙、社會隔離、經濟壓力與身份認同困境,這些因素可能促使他們將博彩作為逃避現實或緩解壓力的手段。缺乏社

交支持網絡時，移民群體更易受博彩業吸引，並可能發展成問題博彩。類似情況亦出現在其他國家移民群體 (Wardle, et al., 2019)。此外，部分移民對澳大利亞博彩危害意識較低，難以及時識別博彩成癮風險 (Scull & Woolcock, 2005)。

賭場針對性誘導：澳大利亞賭場長期針對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特別是東亞背景博彩者，進行市場推廣。例如，賭場提供語言服務、族裔美食、專屬貴賓室、免費接送服務，以吸引少數族裔博彩者 (Mazbouh-Moussa & Ohtsuka, 2017; Rowlatt, et al., 2023; Wardle, et al., 2019)。此外，賭場利用文化認同感，在農曆新年等節慶期間推出特別促銷活動，強化博彩行為吸引力 (Feldman, et al., 2014; Hing, et al., 2018)。

3.2 低收入群體的博彩風險

低收入群體同樣面臨較高博彩風險，其脆弱性主要來自經濟壓力、博彩企業市場營銷策略與博彩機密度影響。2023 年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最低收入中 20% 家庭的博彩支出佔家庭收入比例超過 7%，而最高收入中 20% 的家庭博彩支出比例僅 1.5% (Queensland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Office, 2023)。此外，研究顯示電子博彩機在澳大利亞的分佈與貧困程度高度相關，特別是在維多利亞州與新南威爾士州，低收入社區的博彩機密度比富裕地區高五倍 (Markham, et al., 2016)。博彩企業亦透過廣告將博彩包裝成“輕鬆致富”方式，以吸引財務狀況不穩定的消費者 (Hing, et al., 2015)。

3.3 年輕人的博彩風險

隨著數位科技發展，年輕人比以往更容

易接觸博彩活動，特別是在線上博彩、體育博彩與電子遊戲化博彩推動下，這些形式已深植於年輕人的數位生活。由於該群體高度依賴科技，他們的博彩行為模式不同於傳統博彩者，更易受社交媒體、電競博彩 (eSports betting) 與手機應用程式內博彩機制影響。

澳大利亞通信與媒體管理局 2022 年的數據顯示，18 ~ 24 歲年輕人中，48% 曾參與線上博彩，相較 2010 年的 24% 顯著增加，反映年輕人逐漸成為博彩市場重要目標群體。與傳統賭場遊戲不同，年輕人更傾向體育博彩 (sports betting)，並受電競博彩 (eSports betting) 與應用程式內博彩機制 (如戰利品箱 loot boxes) 影響 (King, et al., 2020)。由於這些博彩類型多與電子遊戲或體育活動結合，年輕人容易低估博彩風險，並將其視為娛樂或遊戲體驗的一部分。此外，研究顯示，許多學生與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因財務壓力，將體育博彩視為“賺快錢”的方式，最終却陷入財務困境 (Hing, et al., 2018)。

然而，現行研究較少關注學校教育、家庭環境與同伴影響在博彩風險中的作用。澳大利亞 K-12 教育體系尚未將博彩預防納入健康課程，相較之下，英國已在學校公民教育中引入博彩識別與風險課程 (van Schalkwyk, et al., 2022)。缺乏早期教育可能導致年輕人低估博彩成癮風險。此外，家庭態度對博彩行為影響顯著，來自博彩家庭的年輕人更易接受博彩作為娛樂方式 (Suomi, et al., 2022)。同伴群體影響在電子競技與體育博彩中尤為明顯，許多年輕人因社交壓力嘗試低額投注 (Ajayi, et al., 2024)。

博彩企業透過遊戲化 (gamification) 策

略吸引年輕人,這些策略不同於傳統賭場行銷模式,而是利用數位科技與心理機制設計更具吸引力的博彩體驗。例如,許多線上博彩平台設置等級獎勵(level-up rewards),玩家投注越多,“等級”越高,從而解鎖更多獎勵。此外,部分平台提供每日登錄獎勵(daily login rewards),讓用戶每日打開應用程式即可獲得免費籌碼或折扣,這種設計強化年輕人使用習慣,甚至可能發展成博彩成癮行為。此外,一些平台使用虛擬貨幣投注(virtual currency betting),讓玩家以遊戲內貨幣進行博彩,而非直接使用現金,降低玩家對財務損失的警覺性,進一步增加風險(Hing, et al., 2018)。

除了遊戲化策略,社交媒體亦成爲影響年輕人博彩行爲的重要因素。博彩公司利用社交媒體廣告演算法,針對年輕人投放個人化博彩推廣內容,例如在 YouTube、Instagram 和 TikTok 平台展示體育博彩獲利機會,以吸引年輕人參與(Gainsbury, et al., 2015)。此外,博彩公司與社交媒體網紅(influencers)合作,透過短片、直播與貼文推廣博彩應用,使博彩行爲更具吸引力,進一步降低年輕人對博彩風險的認識(Deans, et al., 2017)。特別是在體育賽事期間,許多博彩公司透過社交媒體推送即時投注資訊,促使年輕人參與即時投注(in-play betting),這種投注方式更具衝動性,極易導致過度博彩(Hing, et al., 2016)。

數據顯示,年輕人的博彩行爲帶來多重風險,其中最明顯的是成癮風險。由於年輕人大腦決策區尚未完全發育,他們更容易做出衝動決策,使其更易受高風險博彩行爲影響(Gupta, et al., 2017)。此外,許多年輕人

誤以爲可透過博彩快速賺錢,但最終因連續虧損陷入債務累積,影響當前的經濟狀況與未來的財務穩定性(Hing, et al., 2016)。研究還發現,長期參與博彩的年輕人更易出現焦慮、抑鬱與心理壓力,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往往與經濟損失與社交孤立相關(Dowling, et al., 2017)。

4 針對高風險群體的政策與監管挑戰

澳大利亞政府針對博彩行業制定了一系列負責任博彩政策,以降低博彩對高風險群體的影響。這些政策涵蓋語言與文化適應性、多語言服務、自我排除計劃、博彩機管理、線上博彩監管等領域。然而,在執行層面仍然存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主要來自監管政策的覆蓋範圍、執行力度以及博彩企業的市場策略影響。儘管政府已經採取措施應對高風險群體的博彩風險,但仍然存在監管漏洞,使得部分政策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

4.1 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的幹預措施與挑戰

爲提高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對博彩風險的認識,政府推出多語言教育與支持計劃。例如,新南威爾士州與維多利亞州政府提供多語言版本的負責任博彩指導,並與當地華人、越南裔和阿拉伯裔社區合作推動針對性宣導活動(Rowlatt, et al., 2023)。此外,一些博彩機構與政府合作,設立多語言客服中心,以提供專門語言支援。然而,這些措施仍面臨幾項挑戰。首先,多語言翻譯準確性與文化適應性不足,導致博彩風險資訊難以有效傳達。例如,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的中

文負責任博彩網站雖提供基本信息,但缺乏針對華人社區特定博彩行為模式的教育內容,難以改變博彩習慣(澳大利亞通訊與媒體管理局,2022)。其次,這些資訊大多依賴線上平台發佈,而部分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尤其是老年移民)對數位資訊可及性較低,難以獲取相關支持。此外,非正式博彩網絡的存在削弱政府監管影響,如社區內私人博彩活動,使政府推行的負責任博彩措施難以觸及這些群體(Mazbough-Moussa & Ohtsuka,2017)。因此,未來政策需加強文化適應性,提高對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的監管覆蓋率。

4.2 低收入群體的幹預措施與挑戰

針對低收入群體,澳大利亞政府在部分州實施博彩機管理政策,包括博彩機數量限制、預承諾系統(pre-commitment system)與消費上限。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已建立多種自我排除(self-exclusion)計劃,允許博彩者主動限制自身參與博彩活動。除全國性自我排除註冊系統外,亦有地方自我排除機制及博彩企業與銀行提供的自我排除措施,以減少高風險群體的博彩行為(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2024)。

然而,這些計劃仍存諸多漏洞。首先,自我排除系統依賴個人主動參與,但許多問題博彩者未意識到自身風險,或缺乏足夠動力申請排除,導致參與率相對較低(Gainsbury, et al., 2015)。博彩企業並不直接負責監管自我排除名單的執行,部分玩家仍可透過其他渠道參與博彩,如使用朋友帳戶或轉向地下博彩市場,進一步削弱自我排除政策的有效性(Gainsbury,2014)。

地方自我排除計劃適用範圍有限,缺乏統一性,也影響其有效性。部分計劃僅適用當地博彩場所,無法跨州執行;另一些僅涵蓋電子博彩機,不適用於賭場或線上博彩。此外,自我排除機制的退出程序不嚴格,部分玩家可在短時間內恢復博彩資格,增加監管機構執法難度,使該政策難以有效限制高風險博彩行為(Kraus, et al., 2022)。

為減少博彩機對低收入群體影響,澳大利亞部分州政府實施博彩機數量限制與預承諾制度。例如,維多利亞州於2022年成為澳大利亞首個強制推行預承諾系統的州,要求電子博彩機用戶設定個人消費上限,以防止過度博彩(Victorian Responsible Gambling Foundation, 2022)。此外,昆士蘭州、新南威爾士州與塔斯馬尼亞州計劃於2025年前陸續推出類似制度,以進一步降低博彩機對弱勢群體的影響(Queensland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Office,2023)。

儘管如此,博彩機管理仍面臨執行難題。首先,各州博彩政策不一致,導致不同州博彩機管理標準存在落差。例如,新南威爾士州擁有全澳最多電子博彩機,但相較維多利亞州,其對博彩機數量與營運時間限制較寬鬆,導致跨州博彩行為,削弱監管政策整體效能(Livingstone & Woolley, 2007)。其次,博彩機仍高度集中於低收入社區,監管機構在限制博彩機密度方面執行力不足,影響政策效果(Markham, et al., 2016)。

4.3 線上博彩的增長與數位監管挑戰

隨著數位技術發展,線上博彩已成為澳大利亞博彩市場主要增長領域。政府透過《互動博彩法》加強對無牌線上博彩運營商

的監管,並要求合法博彩企業設置自願排除機制。此外,澳大利亞通信與媒體管理局對博彩廣告實施更嚴格監管,特別針對數字平台與社交媒體廣告內容,以減少博彩對年輕人的影響 (Gainsbury et al., 2015)。

然而,線上博彩監管仍存漏洞。首先,社交媒體博彩廣告管控不足,使年輕人容易接觸博彩推廣內容。例如,博彩公司利用 YouTube、Instagram 和 TikTok 平台演算法推送個性化博彩廣告,並與網紅合作推廣體育博彩與賽馬投注 (Deans, et al., 2017)。由於現行法規主要針對電視與廣播廣告,而對社交媒體監管較寬鬆,博彩公司得以透過數位媒體影響年輕消費者 (Hing, et al., 2018)。

其次,身份驗證機制執行不足,未成年人仍可透過簡單年齡驗證進入博彩網站或應用程式 (King, et al., 2020)。部分線上博彩平台亦提供虛擬貨幣投注與免費試玩模式,這些機制可能使年輕人低估博彩風險,進一步增加成癮可能性 (Gainsbury, et al., 2015)。

總體而言,澳大利亞負責任博彩政策在語言可及性、自我排除計劃、博彩機管理與線上博彩監管方面仍面臨重大挑戰。政策區域性差異、博彩企業行銷策略、執行機制漏洞等因素,使監管效果未能完全發揮。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澳大利亞的負責任博彩政策經歷多層次改革,涵蓋監管標準、技術應用與社會干預。然而,隨著博彩市場變化與社會關注提升,政策仍面臨適應性與執行層面挑戰。

博彩監管在各州與領地間仍存不一致

性,未來或將推動全國標準化改革,特別是在博彩機管理、預承諾系統與廣告規範方面。技術監管進步亦成重要趨勢,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有助於加強身份驗證與支付監控,降低高風險博彩行為發生率。

目前監管框架主要從公共健康角度出發,關注個體層面問題博彩,却對特定群體結構性風險關注不足。對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而言,現行政策雖提供部分語言支持,但文化適應性仍不足,影響預防措施效果。低收入社區博彩機密度較高,廣告策略進一步加劇財務風險。年輕人受數位博彩與社交媒體廣告影響較深,但現行教育體系尚未將博彩預防納入主流課程,相較英國等國仍有提升空間。

未來,政策方向或將從個體責任框架拓展至更廣泛的社會干預,特別是在文化與語言多樣性群體的博彩教育上,加強與社區組織合作,以確保資訊可及性與文化適應性。此外,青少年博彩風險管理亦將成重點,預計將有更多針對未成年人與年輕博彩者的風險識別與預防措施。

如何在博彩產業經濟價值與社會風險管理間取得平衡,仍是未來政策發展的關鍵課題。隨著監管框架不斷調整,澳大利亞的負責任博彩政策預計將朝標準化、技術化與社會導向發展,以適應新挑戰並提升政策長期可持續性。

參考文獻

- [1] ACMA. (2022). Investigations into online gambling providers. <https://www.acma.gov.au/investigations-online-gambling-providers>.
- [2] Adam, S., Nance, T., & Sankovic, B., et al.

- (2020). Culturally responsive framework to address gambling related harm. <https://wscf.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4/Culturally-Responsive-Framework-to-Address-Gambling-Related-Harm.pdf>.
- [3] Ajayi, M. S., Lawal, Y. O., & Uye, E. E. (2024). Impulsivity, peer pressure, and social media usage as predictors of addictive gambling behavior among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Indonesia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 1-17.
- [4] Beatty, L. (2024, August 10). ‘I am troubled’: Ex-PM John Howard joins calls for gambling ad ban. *News.Com.Au*. <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politics/i-am-troubled-expm-john-howard-joins-calls-for-gambling-ad-ban/news-story/f35887e5006fbdfbb4947aa6e238a7d6>.
- [5] Brown, T. (2019). Legislative capture: A critical consideration in the 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public health. *J Law Med*, 26(4), 764-785.
- [6] Crofts, P. (2023). Crown resorts and the Im/moral corporate form. *The Culpable Corporate Mind*. <https://opus.lib.uts.edu.au/handle/10453/170877>.
- [7] Dickins, M., & Thomas, A. (2016). Gambling in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 [8] Feldman, S., Radermacher, H., & Anderson, C., et al (2014).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eriences,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gambling in the Chinese and Tamil communities in Victoria. *Victorian Responsible Gambling Foundation Victoria, Australia*. <https://www.academia.edu/download/78430531/Research-report-Feldman-Chinese-and-Tamil-communities-May-2014-a.pdf>.
- [9] Fildes, N. (2022, April 4). Australian casino inquiry puts spotlight on Chinese money laundering.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bef55016-8143-4a64-9d8a-9031d7cdaf6>.
- [10] Gainsbury, S., King, D., & Delfabbro, P., et al. (2015).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gambling. *Gambling Research Australia*, 2019-09.
- [11] Gainsbury, S. M. (2014). Review of self-exclusion from gambling venues as an intervention for problem gambling.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30(2), 229-251.
- [12] Global Legal Group. (2025).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s (United Kingdom) [Text].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ports*; Global Legal Group. <https://iclg.com/practice-areas/gambling-laws-and-regulations/australia>.
- [13] Gusmaroli, D. (2025). Risk of 8000 job losses as The star faces liquidation without a lifeline. *news.com.au*—Australia’s leading news site. <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nsw-act/the-star-needs-a-lifeline-to-avoid-prospect-of-liquidation/news-story/fc374e9546442fa4c3fa88328a7a1c06>.
- [14] Hing, N., Russell, A., & King, D., et al. (2020). NSW youth gambling study 2020. https://acquire.cqu.edu.au/articles/report/NSW_youth_gambling_study_2020/27139359.
- [15] Hing, N., Russell, A., & Rockloff, M., et al. (2018). Effects of wagering marketing on vulnerable adults. https://acquire.cqu.edu.au/articles/report/Effects_of_wagering_marketing_on_vulnerable_adults/13447859.
- [16]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aming Regulators. (2019, July 31). Major Australian bank bans credit card for gambling. *IAG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aming Regulators*. <https://iagr.org/industry-news/major-australian-bank-bans-credit-card-for-gambling/>.
- [17] Kolovos, B. (2024, November 26). Victoria to introduce Australia’s strictest poker machine rules, with \$1,000 limit to be slashed by 90%.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4/nov/26/victoria-pokies-changes-limits-new-laws>.
- [18] Kraus, L., Loy, J. K., & Bickl, A. M., et al. (2022). Self-exclusion from gambling: A

- toothless tiger?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 992309.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2022.992309/full>.
- [19] Livingstone, C., & Rintoul, A. (2020). Moving on from responsible gambling: A new discourse is needed to prevent and minimise harm from gambling. *Public Health*, 184, 107-112.
- [20] Livingstone, C., Rintoul, A., & Francis, L. (2014). What is the evidence for harm minimisation measures in gambling venues? *Evidence Base: A Journal of Evidence Reviews in Key Policy Areas*, 2, 1-24.
- [21] Livingstone, C., & Woolley, R. (2007). Risky business: A few provocations on the regulation of electronic gaming machines.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7(3), 361-376.
- [22] Mandala. (2024). Crown's national economic contribution. <https://mandalapartners.com/reports/crown-national-economic-contribution-2023>.
- [23] Mazbouh-Moussa, R., & Ohtsuka, K. (2017). Cultural competence in working with the Arab Australian community: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Arab Council Australia (ACA) gambling help counselling service. *Asian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and Public Health*, 7(1), 10.
- [24] McMillen, J., & Donnelly, K. (2008). Gambling in Australia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state of play.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3(3), 397-426.
- [25] Murphy, P. (2023). You win some, you lose more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Parliamentary_Business/Committees/House/Social_Policy_and_Legal_Affairs/Onlinegambling-impacts/Report.
- [26] NSW Government (2024, June 18). Budget invests \$10m to minimise gambling harm. <https://www.nsw.gov.au/departments-and-agencies/dciths/ministerial-media-releases/budget-invests-10m-to-minimise-gambling-harm>.
- [27] Oei, T. P. S., Raylu, N., & Loo, J. M. Y. (2019). Roles of culture in gambling and gambling disorder. In A. Heinz, N. Romanczuk-Seiferth, & M. N. Potenza (Eds.), *Gambling Disorder* (pp. 271-295).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03060-5_13.
- [28] Ortiz J. (2024). 維多利亞州出臺澳大利亞最嚴格的老虎機改革. *Sigma*. <https://sigma.world/zh-hant/news/australia-state-poker-reforms-reduce-harm/>.
- [29]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1999). Australia's gambling industries (No. 10). <https://www.pc.gov.au/inquiries/completed/gambling/submissions/sub155/sub155.pdf>.
- [30]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10, June 23). Inquiry report—Gambling (2010). <https://doi.org/10/report>.
- [31] Rowlatt, V., Wraith, D., & Doan, T.-V. M., et al. (2023).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gamblers of East Asian descent in Australia: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urrent evidence.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39(2), 947-969.
- [32] Sathanapally, A., Griffiths, K. & Baldwin, E. (2024) A better bet: How Australia should prevent gambling harm. Grattan Institute. <https://grattan.edu.au/report/a-better-bet-how-australia-should-prevent-gambling-harm/>.
- [33] Scull, S., & Woolcock, G. (2005). Problem gambling in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 communities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5(1), 29-44.
- [34] Stevens, M., & Golebiowska, K. (2013). Gambling problems amongst the CALD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Hidden, visible or not a problem? *Asian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and Public Health*, 3(1), 1.
- [35] Suomi, A., Lucas, N., & Dowling, N., et al. (2022). Parental problem gambling and child wellbeing: Systematic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Addictive Behaviors*, 126, 107205.
- [36] Trãn, R. C., & Spivakovsky, C. (2021). Criminalized vietnamese women, 'problem gam-

- bling' and experiential rifts: Towards a criminology of diversity.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25(1), 23-43.
- [37] Turner, R. (2022, March 25). Free booze, fishing trips and Asian casino jaunts—The role of regulators in alleged wrongdoing at Crown Perth. ABC News.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3-25/crown-perth-royal-commission-on-wa-government-casino-regulator/100936636>.
- [38] van Schalkwyk, M. C., Hawkins, B., & Petticrew, M. (2022). The politics and fantasy of the gambling education discourse: An analysis of gambling industry-funded youth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SSM-Population Health*, 18, 101122.
- [39] Wardle, H., Bramley, S., & Norrie, C., et al. (2019). What do we know about gambling-related harm affecting migrants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A rapid review. *Addictive Behaviors*, 93, 180-193.
- [40] Butler, J., & Belot, H. (2024, November 28). Communications minister's office admits gambling ad reform taking longer than hoped.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4/nov/28/communications-ministers-office-admits-gambling-ad-reform-taking-longer-than-hoped>.
- [41] Ting, I., Shatoba, K., & Workman, M., et al. (2021, November 23).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the gambling industry's biggest political donors influence votes. ABC News.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11-23/how-gambling-industrys-biggest-political-donors-influence-votes/100592068>.